



88050049

CHINESE A1 – HIGHER LEVEL – PAPER 1
CHINOIS A1 – NIVEAU SUPÉRIEUR – ÉPREUVE 1
CHINO A1 – NIVEL SUPERIOR – PRUEBA 1

Friday 18 November 2005 (afternoon)
Vendredi 18 novembre 2005 (après-midi)
Viernes 18 de noviembre de 2005 (tarde)

2 hours / 2 heures / 2 horas

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

-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.
-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Write a commentary on one passage only.

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

-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N'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'y être autorisé(e).
-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Rédigez un commentaire sur un seul des passages.

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

-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.
-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Escriba un comentario sobre un solo fragmento.

CHINESE A1 – SIMPLIFIED VERSION

CHINOIS A1 – VERSION SIMPLIFIÉE

CHINO A1 – VERSIÓN SIMPLIFICADA

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加以评论：

1. (a)

路

出门肯定有路，在城市我们无需做很多原创性的事情，连路边的树都早有人栽好了。

城里的人做了事总忘不了记下一笔，一条条的路都是有名字的，很多都具有纪念意义，很历史，很光荣，很方言，总之沾那么一点文化味儿，总要把带一些泥土味的外来人吓那么一跳。我出门的这条路不是这样，它的名字我总是记不确切，有时打的回家，只能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地讲清方向，司机会带着疑惑的神情告诉路名，我装着不傻的样子，很智慧地若有所思，可不久又忘记了。最初，我怪自己的记忆力不好，怪来怪去没有作用了，也只有怪别人了。我想这个名字，一定不属于这条路，不然是想忘都无法忘掉的。而那为这路命名的人呢？一定不是没有水平，而是很忙，他不可能把每条路的名字都想得那么闪光耀眼，他没有想到还有我们这些很闲的人，说不定在这条路上要比他走得更多。

然而名字算什么呢？最重要的是我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走到每天必须去的地方。走了十七年，就像这条路熟悉我一样，我也熟悉它了。其实路也像人一样，也有痛痒的时候，但那些走在路上不想事的人不懂得这点，一遇到翻修，全都是埋怨。城里的路不同的是，人们打针吃药有时也很难恢复元气，它们是一天天硬实了。翻修的时候，会有一些围栏，我装着没看见的样子，常会突破它们走到泥坑里去。这些泥土啊，要么被行人带走，要么再次被掩埋，能够看到它们是一种极好的缘份。我望着那些细沙和卵石，和在村庄所看到的似乎没什么差别。有一次，我坐在办公室心神不定，一支旧钢笔不见了，我想了很久，它是掉到那路坑里去了吧，懒得再去找了，即使它被掩埋了，我也确信只要是路，总还有被重新挖开的一天，就给那些开挖的人一点喜悦和想象吧，那价值也许不亚于在我手上涂出的些七七八八的文字。

我常在这路上停下来，我的衣食住行与这条路关联太密切了。我在这条路上干洗衣服，擦亮皮鞋，购买书籍……在我看来，一个城市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也就是一条路而已。我的头发很粗，到别的地方容易闹别扭，只有在这里一家熟悉的理发店才会老实。我在这条路上走了多久，在这个店子里就理了多长时间的发，理发的师傅说我一直没有变。其实不是那样的，我从青年进入中年了，胡子出来就不想回去了。理发的师傅是个老实人，她并不会说乖巧的话，只不过是她也老了，当我们一起变化的时候，总以为许多东西没有变，直到一个生活在远方的朋友提醒，我们才会感到是自己欺骗了自己。

我在这条路上行走了这么多年，很多人都很熟悉了，许多像理发师傅一样的人使我心存安慰。他们会给我说天气的变化，说哪里的东西便宜，说一些让我听起

来觉得好笑的趣闻，让我感到在这条路上并不孤独。我也有一些伤疤，他们并不留意，而我对他们的职业、家庭也并不了解多少，只是路上遇到点点头、摆摆手而已，没有语言，时间久了，表情都没了，这交情看来似乎不深，然而却是一种最轻松的情感。真希望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，只有像我一样的人认识我，只有我自己认识我自己。然而有一天，我在单位上管的事多了一些，和这条路距离就出来了。人们都说我有出息了，我很忙，再没有闲情想这条路谁命名的事儿，再没有兴致留意路上的店面开张了还是关门了。一般坐公共汽车，或者打的，有时也坐小轿车之类，一溜烟地走。也有什么车都不应点的时候，我的步子很快，头埋着，怕同人打招呼，惹来一些解决不了的麻烦。很不容易在路上碰到熟悉的人，他们都惊讶，说我瘦了，说我黑了，一些不好听的话让我想到嫉妒；理发的师傅也真的老了，说她的手艺再理不好我的发了，而我感到我的头发没理都少了，一些头发是掉在路上；某些人更是筹划得恰到好处，知道我要从这路上经过，他们从某个角落闪出来像捕捉囚犯似的——我被这条路抛弃或者出卖了？

我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得很轻松，而现在每天出门都有点诚惶诚恐了。我的精神如此紧张，也许是在这路上欠下了许多，如今轮到它好好颠覆了；或者是脚力不够，到了路的尽头也要被某些荣光所窒息。我们的城市生活也是这样，路的确有很多条，可是要找到自己理想的家却并不容易；然而一旦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找到了，来时的路就模糊得似是而非了。

卢年初 2004年10月

1. (b)

你的嘘息

月光下的空气是青的，
于是，你的嘘息是一缕烟。

被忘却的故乡的山脚下，
有我的铅皮小屋。

5 那倾圮的屋顶上
久已消失了
青色的炊烟。

陪我跋涉于山川者，
虽然有卷菸的烟—

10 但它们全不是
恬静的家居之良伴。

而你的嘘息是如此之恬静，
愿他们在这偶尔的机会中，
暂时地给我作安居之符号，

15 让我欺骗别人，又欺骗自己。

月光下的空气是青的，
于是，你的嘘息是一缕烟。

施蛰存

1925年4月

CHINESE A1 – TRADITIONAL VERSION
CHINOIS A1 – VERSION TRADITIONNELLE
CHINO A1 – VERSIÓN TRADICIONAL

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加以評論：

1. (a)

路

出門肯定有路，在城市我們無需做很多原創性的事情，連路邊的樹都早有人栽好了。

城裏的人做了事總忘不了記下一筆，一條條的路都是有名字的，很多都具有紀念意義，很歷史，很光榮，很方言，總之沾那麼一點文化味兒，總要把帶一些泥土味的外來人嚇那麼一跳。我出門的這條路不是這樣，它的名字我總是記不確切，有時打的回家，只能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地講清方向，司機會帶著疑惑的神情告訴路名，我裝著不傻的樣子，很智慧地若有所悟，可不久又忘記了。最初，我怪自己的記憶力不好，怪來怪去沒有作用了，也只有怪別人了。我想這個名字，一定不屬於這條路，不然是想忘都無法忘掉的。而那為這路命名的人呢？一定不是沒有水準，而是很忙，他不可能把每條路的名字都想得那麼閃光耀眼，他沒有想到還有我們這些很閑的人，說不定在這條路上要比他走得更多。

然而名字算什麼呢？最重要的是我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，走到每天必須去的地方。走了十七年，就像這條路熟悉我一樣，我也熟悉它了。其實路也像人一樣，也有痛癢的時候，但那些走在路上不想事的人不懂得這點，一遇到翻修，全都是埋怨。城裏的路不同的是，人們打針吃藥有時也很難恢復元氣，它們是一天天硬實了。翻修的時候，會有一些圍欄，我裝著沒看見的樣子，常會突破它們走到泥坑裏去。這些泥土啊，要麼被行人帶走，要麼再次被掩埋，能夠看到它們是一種極好的緣份。我望著那些細沙和卵石，和在村莊所看到的似乎沒什麼差別。有一次，我坐在辦公室心神不定，一支舊鋼筆不見了，我想了很久，它是掉到那路坑裏去了吧，懶得再去找了，即使它被掩埋了，我也確信只要是路，總還有被重新挖開的一天，就給那些開挖的人一點喜悅和想像吧，那價值也許不亞於在我手上塗出的些七七八八的文字。

我常在這路上停下來，我的衣食住行與這條路關聯太密切了。我在這條路上乾洗衣服，擦亮皮鞋，購買書籍……在我看來，一個城市對某個具體的人來說也就是一條路而已。我的頭髮很粗，到別的地方容易鬧彘扭，只有在這裏一家熟悉的理髮店才會老實。我在這條路上走了多久，在這個店子裏就理了多長時間的發，理髮的師傅說我一直沒有變。其實不是那樣的，我從青年進入中年了，鬍子出來就不想回去了。理髮的師傅是個老實人，她並不會說乖巧的話，只不過是她自己也老了，當我們一起變化的時候，總以為許多東西沒有變，直到一個生活在遠方的朋友提醒，我們才會感到是自己欺騙了自己。

我在這條路上行走了這麼多年，很多人都很熟悉了，許多像理髮師傅一樣的人使我心存安慰。他們會給我說天氣的變化，說哪里的東西便宜，說一些讓我聽起

來覺得好笑的趣聞，讓我感到在這條路上並不孤獨。我也有一些傷疤，他們並不留意，而我對他們的職業、家庭也並不瞭解多少，只是路上遇到點點頭、擺擺手而已，沒有語言，時間久了，表情都沒了，這交情看來似乎不深，然而卻是一種最輕鬆的情感。真希望在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，只有像我一樣的人認識我，只有我自己認識我自己。然而有一天，我在單位上管的事多了一些，和這條路距離就出來了。人們都說我有出息了，我很忙，再沒有閒情想這條路誰命名的事兒，再沒有興致留意路上的店面開張了還是關門了。一般坐公共汽車，或者打的，有時也坐小轎車之類，一溜煙地走。也有什麼車都不應點的時候，我的步子很快，頭埋著，怕同人打招呼，惹來一些解決不了的麻煩。很不容易在路上碰到熟悉的人，他們都驚訝，說我瘦了，說我黑了，一些不好聽的話讓我想到嫉妒；理髮的師傅也真的老了，說她的手藝再理不好我的發了，而我感到我的頭髮沒理都少了，一些頭髮是掉在路上；某些人更是籌畫得恰到好處，知道我要從這路上經過，他們從某個角落閃出來像捕捉囚犯似的——我被這條路拋棄或者出賣了？

我在這條路上一直走得很輕鬆，而現在每天出門都有點誠惶誠恐了。我的精神如此緊張，也許是在這路上欠下了許多，如今輪到它好好顛覆了；或者是腳力不夠，到了路的盡頭也要被某些榮光所窒息。我們的城市生活也是這樣，路的確有很多條，可是要找到自己理想的家卻並不容易；然而一旦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找到了，來時的路就模糊得似是而非了。

盧年初 2004年10月

1. (b)

你的嘯息

月光下的空氣是青的，
於是，你的嘯息是一縷煙。

被忘卻的故鄉的山腳下，
有我的鉛皮小屋。

5 那傾圮的屋頂上
久已消失了
青色的炊煙。

陪我跋涉於山川者，
雖然有卷菸的煙－

10 但它們全不是
恬靜的家居之良伴。

而你的嘯息是如此之恬靜，
願他們在這偶爾的機會中，
暫時地給我作安居之符號，

15 讓我欺騙別人，又欺騙自己。

月光下的空氣是青的，
於是，你的嘯息是一縷煙。

施蟄存

1925年4月